

模拟葬礼

读完遗嘱就爬进棺材里

通常人只有死后才会住进棺材,然而韩国生命咨询公司推出了一项名叫“善终”的模拟葬礼服务,任何人只要花325美元,就可以被钉进棺材、撒上泥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棺材内倾听15分钟的哀乐,体验死亡的感觉。据悉,这种模拟葬礼服务如今已经成了韩国的新时尚。



大学生躺在棺材中,体验“模拟葬礼”

模拟葬礼:

大学生躺在棺材体验死亡

这种模拟葬礼在韩国被称为“善终”,也就是“没有遗憾地死亡”,其目的是让参与者告别过去,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模拟葬礼服务是由韩国生命咨询公司发起的,活动参与者首先要进行一个以“生命的意义”为题目的测试,然后留下自己的“遗像”,写下自己的遗嘱,就好像他们还剩3天可活一样。接着他们将穿上大麻编织而成的寿衣爬进棺材中,在漆黑狭小的空间中躺上15分钟,体验“死亡的恐怖感觉”。

去年11月,韩国忠州7名健康的大学生就报名参加了一回模拟葬礼,仪式在忠州某山区度假胜地一个灯光昏暗的礼堂中举行,在礼堂的墙壁上,到处悬挂着包括英国王妃戴安娜、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等英年早逝的世界名人的照片。

模拟葬礼仪式的第一部分是由各位“死者”朗读自己的遗嘱,29岁的韩国机械工程系学生黄云锦(音译)一边大声读着自己的遗嘱时,一边已经哭成了泪人。她哭泣着朗读说:“爸爸妈妈,我现在拥有的所有一切都来源于你们,你们的教诲,你们的爱。我很难过我将离你们而去!”

棺材被钉上:

棺材内传出“死者”哭声

当7名大学生逐一朗读完各自的遗嘱后,接着他们穿着传统的寿衣,在昏暗的灯光中爬进了各自的棺材。一名身穿黑色礼服、戴着宽边圆礼帽的工作人员假扮成韩国民间传说中的死亡使者,他以悲伤的语调宣布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再享受一天生活,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你们进入棺材的时候了。我希望你们疲惫的身心能够得到安宁,可以永远地好好休息。”

接着,工作人员们就用

钉子将棺材盖钉了起来,并在棺材上撒了泥土,跟着礼堂内的灯光也被熄灭,哀乐随即奏响。这时人们可以隐隐听到棺材内传出了低沉的哭泣声。大约15分钟后,棺材盖被重新打了开来,5男两女7名大学生也“获得了新生”。

23岁的大学工程系女生李惠贞(音译)说:“当我躺在棺材内时,我感到非常非常恐惧,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从现在开始,我要换一种活法,我要创造一个完全没有遗憾的人生。”

“死一回”很贵

5万韩国人却争相参加

据悉,这种模拟葬礼现在已经成了韩国的新时尚,韩国生命咨询公司向每位参与者收取325美元的费用。

据韩国生命咨询公司现年40岁的老板高明秀(音译)称,自他们2004年开始推出“善终”模拟葬礼服务以来,到目前已有5万名韩

国人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大多数都是30岁到40岁左右的中年人。生命咨询公司在韩国各地拥有8个分部,而其他照搬这一灵感的“克隆”公司也开始蜂拥出现。

高明秀称,他是一名前保险代理人,他是在两个哥哥一个死于坠机、一个死于车祸后,才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从而灵机一动创办了这项“模拟葬礼”服务的。高明秀说:“每个人都可能意外死亡。要想没有遗憾地死,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活着。许多参与者在朗读遗嘱时就已经泣不成声,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很多遗憾。”

公司派员工体验

有助提高工作效率?

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模拟葬礼服务显示韩国人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的问题,但另一些人却认为,类似这样的模拟葬礼服务纯粹就是为了赚钱。总部设在汉城的死亡问题研究学术团体“韩国死亡学协会”委员会主任郑在玄说:“真正的死亡和这完全不同。”

然而,一些韩国大公司却将模拟死亡服务看做是有助于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之一。韩国最大的三星电子公司去年就让古米市一家工厂的900名员工,都体验了一回模拟葬礼活动。三星公司古米工厂专门生产手机、打印机和传真机,据该厂人事经理金希锦称,当员工们通过模拟葬礼体验了“死亡”的感觉后,他们拥有了更积极的人生观,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兰西

五岁女孩患3种癌
战胜病魔理发庆生

一名现年5岁的英国女孩小小年纪就身患3种癌症。与病魔抗争2年多后,她的病情得到缓解,因化疗而脱落的头发也开始重新生长。为庆祝自己5岁生日,这名女孩特意理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发型。

理发庆生

女孩名为埃米莉·克拉克,与父亲斯图尔特、母亲克莱尔和1岁的妹妹莉莉一同住在英国纽卡斯尔市。

2005年7月,年仅2岁的埃米莉被诊断患有幼儿维尔姆氏瘤(肾母细胞瘤)。纽卡斯尔维多利亚医院的医生为她动手术,切除受肿瘤扩散影响的肾脏。但在术后1年的常规检查中,医生发现在埃米莉肾脏切除部位又长出2个不同类型的肿瘤。

此后,埃米莉开始接受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顽强地与病魔斗争。最近,埃米莉的病情有所缓解,因疾病而脱落的头发也开始重新生长。上周为庆祝埃米莉5岁生日,现年30岁的母亲克莱尔特地带女儿去理发。埃米莉于是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发型。

现年36岁的父亲斯图尔特14日接受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采访时说:5岁孩子从没有理过发,这听起来很奇怪。现在埃米莉第一次留起了发型,她高兴极了。”

克莱尔说:埃米莉的新发型看起来很可爱,我们都很喜欢。这对她而言很特别。”

入学就读

斯图尔特告诉记者,埃米莉的癌症现在已基本治愈,情况正在好转,但还要定期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扫描。

斯图尔特说:我们祈祷埃米莉的疾病不要再次发作,但是没有人能给我们保证。所有癌症患者都无法得到病情不再发作的保证。所以我们希望女儿短期内身体状况稳定就好,祈祷一切平安。”

如今,埃米莉就读于当地一所小学,和其他健康孩子一样开心学习。

斯图尔特说:去年我们家过得很难。现在埃米莉上学了,她很高兴。她热爱学校,乐意成为集体中的一员。”

埃米莉在学校表现积极出色,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斯图尔特说,学校里年龄大些的孩子都十分照顾埃米莉。今年2月,埃米莉将与父母及妹妹一起外出旅游,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全家出游。

精神感人

埃米莉热爱生活、顽强抗病的精神鼓舞了身边所有人。斯图尔特说:接受治疗前,埃米莉就知道自己将要经历的痛苦。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都十分勇敢,微笑着面对病魔,激励了身边所有人。”

受埃米莉影响,斯图尔特已开始为北英格兰儿童癌病研究基金会筹款。

周燕(新华社本报特稿)

差点和心脏病医生结婚
母亲曾骂戴妃是“妓女”

仪态万方的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的情史一直以来都是各媒体捕捉的焦点,戴妃的前男管家保罗·伯勒尔日前透露,这位备受世人瞩目的“英伦玫瑰”生前曾经计划与其交往两年的男友、心脏病医生哈斯纳特·汗秘密成婚,而戴妃的母亲对于女儿与这位医生交往感到难以接受,并怒斥其为“妓女”。

戴妃最爱是心脏病医生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15日报道,现年49岁的保罗·伯勒尔在接受戴安娜死因调查的质询时表示,由于与哈斯纳特·汗成婚会涉及到宪法及宗教等复杂问题,所以王妃生前曾咨询过他“能否帮助其安排一场秘密婚礼”,此后保罗·伯勒尔于1996年曾与位于肯辛顿的一家天主教堂的神父安东尼·帕森讨论过有关细节,但是哈斯纳特·汗对于此事并不知晓。

保罗·伯勒尔透露,戴安娜曾经称哈斯纳特·汗是她的“心灵伙伴”,并说“爱他超过任何其他男人”,但是两人的关系于1997年的时候破裂,因为汗表示他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在法庭上,伯勒尔还提供了如下呈堂证供:戴安娜曾经与他讨论在自己的居所肯辛顿宫为哈斯纳特·汗单独辟出房间,并打算在其原籍巴基斯坦为他置办第二处房产;戴安娜与多迪·法耶兹约会是为了刺激汗,让他吃醋从而重燃爱火;戴妃的母亲曾怒称女儿为“妓女”,并带着不屑与鄙视的语气谈论戴安娜与这位心脏病医生的关系。

伯勒尔表示,戴安娜与汗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两人在一次深夜会面后却突然分手,此后不久戴安娜便结识了多迪·法耶兹。伯勒尔称,王妃并没有与多迪成婚的打算,始终期待能与汗重续旧缘。

此外,伯勒尔还透露,戴安娜坚信在与汗举行婚礼前,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就能了解汗并喜欢上他,在肯辛顿宫为汗准备单独的房间也是为了让他有更多的个人空间。

母亲曾怒斥戴妃为“妓女”

伯勒尔在法庭上表示,戴安娜的母亲弗朗西斯·尚德·基德夫人在得知女儿与这位心脏病医生交往后大为光火,并曾用刻薄的言语训斥她,那件事发生在1997年6月,也就是戴妃因车祸去世前两个月的时候。

伯勒尔将尚德·基德称为“令人生畏的女士”,并表示戴安娜当时和汗一起坐在位于肯辛顿宫的沙发上,汗也听到了尚德·基德的大声斥责。

但是当法官要求伯勒尔描述他所听到的对话内容的时候他却有所犹豫,其后法官转述了伯勒尔的回答并称尚德·基德夫人曾经斥责戴安娜王妃是“妓女”并说她与哈斯纳特·汗交往有失体面。有报道称尚德·基德夫人与女儿戴安娜的关系并不亲近,而且她对于戴妃与汗之间交往程度之深也不了解。

欧叶



戴妃与母亲

恼人婚礼

阿富汗新郎婚后成“奴”

众所周知,阿富汗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阿富汗人的婚礼费用却一点也不低。在阿富汗,新郎要娶整个婚礼埋单,这不仅包括婚礼庆典所需的费用,而且包括婚礼举行前的几次大型聚会以及新娘家的相关开支。一次婚礼花掉1万多美元,只是普通水平,甚至还有点寒酸。于是,在一场婚礼之后,新郎常常背上沉重的债务。



阿富汗婚礼极尽奢华

但克法亚特婚庆公司经理、62岁的霍拉姆却表示,省长的命令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它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该公司是巴尔克省最大的婚庆公司。

去年秋天婚礼前一天的下午,哈密德坐在喀布尔的一家茶室里,手里端着一杯绿茶愁眉苦脸。第二天他就要结婚了,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婚礼所需的一大笔费用让他不能不发愁。

身为阿富汗政府中级官员的哈密德年薪7200美元,养活一家6口人。他说,婚礼的总花费将多达1.2万美元。按照阿富汗的标准,这笔费用只是普通水平,甚至还有点寒酸。“有时候,想想这个问题就头痛。”30岁的哈密德说,“一大堆的责任摆在你眼前。”

宾客多至2000人

一般情况下,阿富汗一个婚礼的宾客人数多达600人,最多的时候则超过了2000人。至于新娘所用的珠宝、鲜花以及两件长袍,自己的两身衣服、新娘及其女性至亲去一次美容院的费用,婚礼上要用的音响,一名摄影师和一个两人录像小组,所有这些都由新郎埋单。

数十名阿富汗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以上费用加上嫁妆,可以让一个阿富汗中产阶级人士平均花掉2万美元。即使穷人也不省着花。比如,一名苦工平均每年挣大约350美元,但他的婚礼花费可能会超过2000美元。

阿富汗的新郎们说,尽管自己并不富裕或者也很贫困,但仍不得不筹办昂贵的婚礼,因为传统与社会的压

力使他们别无选择。对阿富汗青年男子来说,婚礼无疑是最重要的成长仪式,而这种仪式的奢华程度则可以体现其家族的地位。

“巩固地位的方法”

“这是巩固一个人在部落社会中地位的一种方法。”喀布尔大学法学与政治学学者斯坦尼克扎说。对哈密德以及多数阿富汗人来说,在家里举行一场小型婚礼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按照阿富汗的传统习俗,婚礼必须邀请所有亲戚,哪怕是远方亲戚参加。

哈密德说,幸运的是,新娘家和他家认识多年,也了解他家的经济状况,因此没有提出太过分的要求。即使如此,哈密德也不得不和多数阿富汗新郎一样,倾其所有,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东借西凑办婚礼。婚礼之后,哈密德将背上2000美元的债务,他期望能在5个月内还清。

对其他很多阿富汗青年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27岁的出租车司机谢里夫每月可以赚到大约200美元,去年秋天结婚花了1.5万美元,不得不从亲戚那里借了4000美元以弥补亏空。他预计自己至少得用两年时间才能还清债务。据《广州日报》

省长无奈颁禁令

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克省,省长阿塔极为关注婚礼费用的快速上涨,于去年年初发布了一条没有约束力的命令:建议该省婚庆中心只用于举行婚礼仪式,所有其他与婚礼有关的聚会都在家里举行。这项禁令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欢迎。

“政府尝试降低婚礼成本是件好事,因为经济状况真的很糟糕,民众都很贫困,”巴尔克大学21岁的农学专业学生斯纳说,“娶个妻子太贵了!”